

云起云飞流年远

□ 马亚伟

天边的一片云，就那么悠然，淡然地浮着，仿佛是蓝天遗落的一个浅梦，给人安然、怡然的感觉。所谓云淡风轻，就是如此吧。

可是，就是一个转身的瞬间，你再抬头看，却发现天边的氛围和格调完全变了。那片云，早已飞得无影无踪。团团浓云聚拢到一起，云雾涌动，似波涛翻滚。这时的浓云，瞬息万变，颇有“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的气势。云起云飞，转眼间，桑田化作沧海，绵羊化作猛虎。你的心境，也会随着云起云飞而变化。

你认真地看过云吗？有人说，低头看花，抬头看云，便能把日子过得诗意盎然。对我来说，抬头看云是一种习惯，诗意不诗意倒不重要。

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有抬头看云的习惯。我喜欢云朵演绎的空中魔术，简直太神奇了。那时，我经常和同伴一起，躺在屋顶上看云。我们仰面躺着，头顶上云卷云舒，感觉自己离白云那么近，若能像传说传说中的角色那样腾云驾雾，就可以登上梦想中的琼楼玉宇。春天和秋天的云空是我们的最爱，纤云弄巧，流云飞渡，美丽的云朵演绎着自由与飞翔的梦。我们幻想着，牵一朵云的衣角，它就可以带着我们飞跃八千里路云和月，抵达比天边还遥远的地方。云起云飞，就这样连接起年少的我们欲上青天的梦想。

每个年龄段，看云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。记得蒋捷在《虞美人·听雨》中云，少年听雨歌楼上。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。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。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。一任阶前、点滴到天明。我想说的是，我看云的感受与蒋捷听雨的感受是相同的。少年看云，看到的是闲云悠然，是彩云绚烂。那种闲看云起、自由自在的心境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慢慢消失了。

待到中年看云，看到的却经常是苍茫云海，是薄雾浓云，甚至是愁云惨淡。我总觉得，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比云更能演绎人生的不可捉摸和变化无常了。明明刚才还是花团锦簇，转眼间便肃杀一片；明明刚才还是相聚两欢，转眼间便各自天涯；明明刚才还是云淡风轻，转眼间便黑云压城；明明刚才还是缠绵缱绻，转眼间便怒目相向；明明刚才还是欢歌盛宴，转眼间便杯盘狼藉……人生的聚与散、起与落、喜与悲，常常在不经意间转换。

云起云飞，流年渐远，望望走过的路，想想走散的人，念念逝去的情，感觉人生本就在倏忽之间。一念咫尺，一念天涯。本以为稳稳握在手心里的幸福，也可能在你不经意间失去。鲜花易凋，流云易散，没有什么永恒的。世间的很多事，都有云的属性。

苏东坡说，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人生到处知何似？应该像浮云飘过长空，连一鳞半爪的痕迹也留不下。天上浮云似白衣，斯须改变如苍狗。云起云飞，流年渐远，空留嗟叹。

岁月渐老，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如一片云，又轻又薄。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？天空太辽阔，世界太博大，一片云，一个人，轻若微尘，或许什么都留不下。

抬头看云，一直是我的习惯。不知道到了暮年之时，我看云会有怎样的感触。我想，最理想的心境应该是这样的：云起云飞流年远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

母亲

□ 段凤彩

又是一年清明到，不由自主又想起了母亲。

母亲离开我们将近七个年头了，有一段时间夜夜梦见母亲。她总是微笑着看着我。她不说话，模样也不甚清晰，但那张笑脸是多么温暖亲切啊！梦中看着母亲，感觉巨大的悲痛袭来，让我不能呼吸，不能动弹。

人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规律。可母亲走时才刚刚六十岁，头发还是黑黑的，脸上也没有太多的皱纹，压根不像个老人。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，总让我痛心疾首。每每看到花白头发的老人还能挽着自己的母亲散步，我便羡慕不已。幻想着母亲头发全白，我拉着她的手走在阳光里的样子，就像小时候她拉着我的手一样，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啊！

母亲的一辈子，特别不容易。早年父亲在外面工作，留下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三个，还要种七八亩田地。住在我家的姥姥，常常抱着嗷嗷哭闹的小弟弟，看着已升起的明晃晃的月亮说，你妈妈一下地干活，就不知道回家了。现在我才知道，那么一个柔弱女子的肩头，撑起了家庭多么重的担子！但母亲从没说过的苦和累。我们渐渐长大，日子慢慢好起来的时候，奶奶又瘫痪在床。伺候奶奶这一重担，又落在了母亲的肩上。不知道母亲并不高大的身躯里到底藏有多大的能量，她能把奶奶从床上抱到椅子上晒太阳，再把奶奶从椅子上抱到干净的床上。她给奶奶擦屎擦尿十几年，直到奶奶去世。

小时候半夜醒来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总是能模模糊糊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。那时总想，妈妈为什么不睡觉呢？直到我也做了母亲，才终于明白，母亲的工作是永远也做不完的……

母亲没有文化，但总是教导我们，一定要孝顺。不仅要孝顺自己的父母，还要孝敬公婆，她还说，为人一定要善良，要勤劳，要懂得感恩……母亲啊，您放心吧，您做的我们都看到了，这些已经融化到了我们的血液里。

记得去年我给母亲扫墓回来，一进门女儿就埋怨道：“妈妈，您怎么才回来？我都要饿死了，快去做饭吧。”然后，她坐在客厅里边看电视边等着妈妈开饭，就像当年的我一样。这样的温暖，我再也享受不到了。我麻利地洗手择菜，让女儿好好享受母亲给予的温暖吧！

有个朋友说，好好活着，就是对逝者最好的慰藉，我想应该是的。



清明微雨

□ 袁静

走在清明的微雨中，我的耳边响起杜牧传诵千年的歌吟。从村口通往野外的路窄窄的，带着微微的波浪形状。路是黄沙小路，走在上面有海绵的质感，柔柔软软的。多年前，母亲曾告诉我，故乡的黄沙来自母亲河黄河，那是黄河给这块土地的馈赠。如今，春雨潇潇，不急不缓，飘洒在这片黄沙土地上。雨打湿了我的脸，微凉，惬意。我感觉，我不是欲断魂的路人，我更像诗中的牧童。

折一柳枝，慢慢地走在黄沙小路上，闭目想象，谁不想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呢？此刻，我就是千年前的牧童啊！左手握缰，右手持柳，短短的腿夹不住牛背。牛驮着我行走在黄沙小路上，踏上了卫国的土地。西去，走过历史的烽烟，走向历史的深处。

前面，不再是卫国的辖地，那是晋国的地盘。晋献公的美人儿骊姬，略施小计，离间了献公与申生，重耳，夷吾的父子兄弟之情。太子申生命丧黄泉，公子重耳流亡他国。大臣介子推追随重耳左右，不离不弃，甚至割股啖君。后来，重耳励精图治，成为一代名君

晋文公。介子推深知伴君如伴虎，后来就辞职隐退，与母亲归隐绵山。晋文公为了迫其出山相见，下令放火烧山。在一棵柳树下，介子推抱着母亲，生生被火焚烧而死。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志，将其葬于绵山，修祠立庙，并下令在介子推死难之日禁火寒食，以寄哀思。晋国少了一个忠臣，节气多了一个寒食。次年寒食节次日，适逢清明，晋文公率群臣素服登绵山祭奠。他突然发现，那棵烧焦的大柳树竟然奇迹般死而复生，枝繁叶茂。晋文公想起介子推的清明志向，联想到当日的清明之气，赐封眼前的大柳树为清明柳。

清明的微雨伴着轻柔的风，打湿了我的脸颊和睫毛，一个激灵，那牛一声哞叫，驮我回到眼前的漫漫黄沙之地。微雨中，再看手中的柳枝，柳叶碧绿，上面滚动着细小的雨珠。我知道，清明柳在绵山，如今已插满广袤的大地。千年前的唐朝，那位大诗人杜牧在吟诵诗句时，想必也是手持绿柳吟诵的。

前行，路的尽头是先祖的坟茔。我的高



金堤

农事诗

(摄影)

毛毛

短诗二首

□ 李明见

人生斑斓	不一定就该忘却 人生斑斓 各有各的情怀 各有各的取舍	也能将天空刮晴 喜欢把一些植物的种子 到处播种
令你终生不忘的事情 别人不一定就还记着 珍藏在别人心里的 或许也被你早已忘却	风儿	风儿吹开了朵朵花儿 又将花儿吹成了落红 风儿把秋天吹成了冬天 又把冬天吹成春天 把正在沉睡着的万物 从梦中唤醒
被记着的 不一定就该记着 被忘却的	传递温暖 也传递寒冷 能将天空刮阴	



又见茅芽儿

□ 林涓

我们不关心是否真的会耳聩，只是舍不得让嫩白的茅芽儿掉在地上，那可是我们童年时期最喜欢吃的零食。

茅芽儿是茅草初生叶芽后处于花苞时期的花穗，形状似一根织毛衣的棒针。与棒针稍有不同的是，它中间有微微鼓起的小肚子。古书有言，春生芽，布地如针，俗称茅针。在我的家乡豫北，人们常称茅针为茅芽儿。茅芽儿通常有两三寸长，三分之二露在地面上，三分之一藏在茅草心里。它头部尖尖的，呈青白色，中间翠绿圆润，顶部有一点点紫红，整个茅芽儿摸上去软软的、滑滑的。

抽茅芽儿是一项技术活。太小的抽不出来，老的抽出来也不好吃，最好是三寸左右的，还不能操之过急，急性子的人往

2019 年 4 月 2 日 星期二

本版编辑: 刘文华 电话: 8990778 电子信箱: zglwh1221@163.com



白首伊始

□ 李晓霞

与君一个办公室三年，有时候互相吹捧，有时候又互相愚弄。虽然不算密友，但在一起也算很融洽，彼此间颇为熟悉。上星期有一天中午下班，感觉她头发有点异样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戴上了假发。“君，来来来。”君立即兴高采烈地走过来。“我看着你的头发不一样，刘海处颜色不一样，是不是假的？”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能不能不说透？你眼睛怎么这么亮？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一个月一染，不想染了。一个月不染，都能长近一厘米。我的头发快全白了，觉得非常不好看。”我诧异，以前没有发现，但可以想象，以前光染头发就耗费了君多少精力与好心情。

同样，我也有白发了，照镜子时，看见它，必拔之！镜子前经常会出现一个一边感叹着“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”，一边拔白头发的人。不想有白头发，不想拥有花白的头发，是所有中年人的心愿。但是，头发慢慢变白也许是所有中年妇女的必由之路。不想老，也许是心不老，是那颗少女的心依旧在欢蹦乱跳。

身边还有两个朋友，为了改善头上的白发，为了抓住青春的小尾巴，每人花 5000“大洋”去定时养护头发。我看效果也是微乎其微，心理安慰的可能性大。任何高级养护用品都挡不住白发的增加，也留不住光阴，阻挡不了时光的流逝。也许它们能延迟头发变白的速度，但终究改变不了的是：总有一天会白发满头。

不管社交媒体上怎么吹捧满头白发老太太的优雅，白发都是中年妇女在开始有白发时不想拥有的。也许到八十多岁头发都白了，不是花白的时候，心里就接受了，也想开了，觉得满头白发、满脸褶子但精神矍铄，靠阅历支撑容颜也不错。

男人也有整天染发的，也许嫌弃自己的头发与年龄不符，也许是对容貌有更高层次的要求。但大多数中年男人对白头发不闻不问，任其发展。一个男性朋友曾经很骄傲地对我说：“岁月不饶人，首先不饶女人。”我认为有两层含义：一是男人不靠外表生存，是靠能力、阅历来展示魅力的，另外也许沧桑感更让人有安全感，有种成熟男人的魅力。二是从生理角度上讲，相对于男性，女性老得快一些，时间偏早一些。但是，不管男人女人，大家都会越来越老，这个是不争的事实。

不想有白头发，是对青春的留恋，为自己变老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。所有的养护措施都是为了让那个时刻来得慢一些、迟一些，以便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。可是，不管怎么做，我们还得把一切交付于时间，变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想到这些，有些释然，不管在哪个年龄段，都要尽量做到少一些世俗、多一份雅致，最起码不能变成油腻的中年大妈和市井俗妇。每个年龄段都有不同韵味的美，中年妇女请尽量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。

我们一边幸福地嚼着茅芽儿，一边伸出绿舌头挤眉弄眼地互相做鬼脸。等吃够了，拿老一些的茅芽儿贴在嘴唇上、插在鼻孔里，扮演白胡子老汉，去逗人取乐。哪里有茅芽儿，哪里就有我们欢快的笑声。

童年吃茅芽儿是为了解馋，如今才明白茅芽儿还具有药用价值。茅芽儿煮水当茶喝，治流鼻血，清热利尿，还能止咳化痰；晒干后入药，是一种有名的中草药。

茅芽儿生长在三月初，过不了半个月就出穗了。这个时候吃起来，它先前清新、甘甜的味道已荡然无存，嚼起来如棉絮，难以下咽。

茅芽儿青青又一春。感恩在乡下支教，让我又见到了茅芽儿，重温了童年的美好。